



ESSAYS
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祭坛就是文坛

黄惠焜
著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祭坛就是文坛

黄惠焜 著

(京)新登字 173 号

责任编辑：佘国华

苍 铭

英文审校：赵松毓

封面设计：甘万莲

祭坛就是文坛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5 字数：360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 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7—80049—802—6/G·432

定价：(精装) 25.00 元 (平装) 18.00 元

前 言

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在中国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真正复苏是在 80 年代。直到今天，它还在完善和健全自己。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又是一门古老的学科，翻开历代文献，无处不充满着民族文化的描述，那是真正的来自田野的调查，至今还能经受实践的考验。

我们应当弘扬中国民族学的优良传统，重视民族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尽管民族学不研究具体的经济与政治，不研究具体的生产与流通，但是，它着重研究人类共同体的文化与心理、传统与传承，这是任何其它学科所不能代替的。没有它，我们便不能充分了解和把握现代化进程中民族心态的构筑、民族情感之变化以及民族关系之调整。

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加强民族学的学科建设，进一步探讨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范围和对象。我们不可避免地还要花大量精力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与消亡的规律，但我们终究应将研究的重点摆在人类或人们共同体的文化这一对象之上。这是民族学区别于历史学的基本点，也是民族学在现代化进程中特别可以发挥的优长之处。

这就需要回顾与反思，需要剖析和讨论。

中国民族学的传统是什么？其优长何在？弊端何在？如果能够有一部《中国民族学史》出版问世，那必将有助于人们了解中国民族学的传统及其在世界民族学史上的地位。

中国民族学的现状如何？其优长何在？弊端何在？如果能够有一部《当代中国民族学》出版问世，那必将有助于中国民族学走向世界，也将有助于世界民族学重视中国。

事实上，有着 5000 年文明历史和有着 56 个民族的中国，那是名符其实的民族学大国。以中国民族为对象所总结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许多规律性的东西，正在充实着《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巨著；那些关于民族文化、民族宗教的调查与研究，则始终积极有效地推动着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发展。

所谓民族文化，绝不仅仅是世人所理解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它的外延十分广阔，但最重要的是它的核心。这核心联系着民族的深层次心态结构和认同意识，同时也结构着这深层次心态与意识。伤害了它，便伤害了民族；取消了它，便取消了民族。这一部分深层次的民族心理或民族认同感，通常不与现代化相矛盾，处理得当，它将是推动民族团结与现代化的动力。这是一个关系着未来的严肃课题，有必要作深入和超前的系统研究。我曾于赴美高访期间，以“21 世纪的中国民族关系”为题在同仁之间交换意见，从中了解到国外同仁的兴趣所在，也深深感到国外同仁对中国民族学的关注。

中国民族学正在参与国家的决策。如果说，中国的四个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那么，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进一步完善便离不开民族学。

黄惠焜

1993 年 9 月

目 录

前言	(1)
祭坛就是文坛	
——论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的关系	(1)
关于神话的研究提纲	
——一论神话	(15)
原生神话和蒙昧思维	
——二论神话	(32)
神话就是巫话	
——三论神话	(48)
论原始艺术的功利美	(66)
民族文学研究需要新视角	
——《彝族文学杂俎》序	(84)
中国民族学的改革与发展	(87)
论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	(104)
在实践中建立和发展中国民族学	(117)
中国民族学家的当务之急	(125)
深入研究原始文学与原始宗教的渊源关系	(128)
思路与文路	
——《新编写作学》序	(130)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若干民族理论问题的探讨	(133)
云南民族的调查与研究	(139)
没有民族平等便没有民族团结	(145)

清迈访谈录

- 清迈人的文化取向 (153)

清迈访僧录

- 清迈僧人的启示 (168)

圣塔菲的启示

- 关于美国印第安人的历史与文化 (183)

从“景颇现象”引发的联想

- 兼论建立“三江流域金四角” (218)

论建立国际化的区域经济..... (233)

历史的新起点

- 西双版纳建州三十三周年回顾 (236)

傣族与象..... (245)

泼水节..... (249)

哀牢夷..... (252)

统裾..... (254)

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双版纳傣族农奴社会”展览设计提纲 (256)

西双版纳傣族宗教调查提纲..... (283)

论西双版纳古典人文景观的恢复与重建..... (289)

瑶族..... (293)

屏边瑶山瑶族自治区社会历史调查..... (311)

英译：中国民族学的改革与发展..... (379)

英译：中国民族学的改革与发展提纲..... (407)

英译：西双版纳勐泐故宫的恢复与重建..... (410)

英译：清迈访谈录..... (429)

后记..... (455)

Contents

Foreword	(1)
The Sacrificial Altar Is the Literary World	(1)
On the Outline of Mythological Studies; An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ythology	(15)
Thought; A Secon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ythology	(32)
Mythology Is Witchcraft-oriented Literature; A Thir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Mythology	(48)
On the Utilitarian Beauty of Primitive Art	(66)
On the Necessity of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Literary Studies of the Nationalities	(84)
Chinese Ethnology Is to Be Developed through Reform	(87)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ranches of Learning for Chinese Folklore	(104)
O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thnology in Practice	(117)
On the Urgent Matters for Chinese Ethnologists	(12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mitive Religions and Primitive Literature needs Further Studies	(128)
On the Train of Thought and the Creative Writing Approaches	(130)

On Some Theories about Nationalities in the Course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133)
On the Survey and Studies on the Nationalities in Yunnan	(139)
The Equality of Nationality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National Unity	(145)
Dialogue with Thai Scholars: The Cultural Inclination of the Chiang Mai People	(153)
Interviews with Monks in Chiang Mai: A Revelation	(168)
A Revolution of SantaFee: O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merican Indians	(183)
Some Thoughts on "Jingpo Phenomenon"	(218)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ized Local Economy	(233)
A New Point of Departure: In Celebration of the 33r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Xishuangbanna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236)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Dai Nationality and Elephants	(245)
The Ailao People, the Water—Sprinkling Festival and the Tight Skirts	(249)
An Outline Plan for the Exhibition of "The Dai Serf Society in Xishuangbanna"	(256)
A Religion Investigation of Xishuangbanna	(283)
An Outline for the Dai Reconstruction of the Classical Cultural Scenic Spots in Xishuangbanna	(289)

On the Yao Nationality	(293)
A Sociol-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Pingbian	(311)
Chinese Ethnology Is to Be Developed through Reform (in English)	(379)
To Reform and Develop Chinese Ethnology (An Abstract in English)	(407)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ngle Old Palace in Xishuangbanna (in English)	(410)
Dialogue with Thai Scholars in Chiang Mai (in English)	(429)
Postscript	(455)

祭坛就是文坛

——论原始宗教与原始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不应是宗教的文学而应是科学的文学。现代文学如果陷入宗教的泥淖必将因自己的拜神主义而遗笑千古。但是，当着问题回到荒远的古代，回到人类的童年，我们却看到了文学与宗教的彼此渗透，紧密结合。这种结合是贫困的赠礼，时代的产儿。既然低下的生产力不足以使狩猎和农耕分离，不足以使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那末，有什么超自然的力量能够使原始文学与原始宗教分离，能够使电子时代的精密分工出现于石器时代呢？我们由此确信，原始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一定不象现代文学与现代宗教的关系。

马克思曾经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原始宗教不只是原始文学的武库，而且也是它的土壤。正是原始宗教给了原始文学以思想，以灵魂，以活动的舞台，并且给它准备和培养了从事文化活动的精神首领——巫师兼歌手。如果不具备有这种种的条件，仅仅有奔驰终日的狩猎生活，甚至也出现了劳动中的“杭唷，杭唷”，也是不可能自发地成长起真正的原始文学和原始艺术的。

事情正是这样：在原始社会，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浑为一体，物质劳动者和精神劳动者浑为一体，原始居民的每一个劳

动过程都浸透着宗教意识，而原始的宗教意识又总是表现在劳动过程之中。“思想、观念、意识的产生最初是直接与人物的物质劳动，与人物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①。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原始文学的成长不可能和原始宗教绝缘，恰恰相反，原始的精神劳动为它提供了思想和灵魂，而原始的物质劳动更多地为它提供了形式。如果说原始文学与原始宗教的关系，那末，它们之间应当存在着某种渊源关系。

原始宗教思想即原始文学思想

原始文学可以不依赖于文字，但是，原始文学不能不表达思想。原始文学表达的思想是宗教思想，宗教思想是人类最早的思想。

这是人类引以为骄傲的第一批精神产品。除去它众多的崇拜对象，它的标准型号可以泛称为神。它之出现渊源于原始人类为了战胜自然。在这样的斗争中原始居民的第一个伟大物质创造是石斧，第一个伟大精神创造是神。我们今天差不多完全否定了古人造神的伟大意义，但我们宁愿把赞美献给太古的愚民。他们不能用弓箭去向宇宙挑战，他们就用神去挑战；他们不能用石器主宰世界，他们就用神去主宰世界。神主宰世界的幻想，正体现人主宰世界的愿望。这是人类力量的自我觉醒，也是人类精神的第一次解放。不错，原始的神学是可怜的哲学，但是，原始的神学家却不是可怜的懦夫！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但他们生生不息，战斗不止。他们为了战胜自然，把一切都付与宗教意识。在他们的手中，物质的石斧不过是物质的神，精神的石斧则是精神的神。这也许和现代无产阶级有着根本的

差别：后者以唯物主义谋求解放，前者以唯心主义捍卫生存。唯心主义正是人类向自然作斗争的第一个武器。这个武器诚然是足够原始和足够落后，但是，我们不能把历史现代化，也不能把哲学现代化。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可以用航天器去征服宇宙，就嘲笑或谴责原始人用神去主宰天庭！我们只能嘲笑电子时代的拜神主义，不能谴责石器时代的拜神主义。是的，“唯心主义的错误在于夸大”，但是原始唯心主义的力量正在于夸大。只有被夸大的力量，才能成为超自然的力量，这正是原始英雄主义的思想基础，也正是原始唯心主义的战斗性所在。对于原始民族，只要他们有征服自然的愿望，只要有千方百计实现这种愿望的努力，就应当值得称赞。正如列宁所说：“聪明的唯心主义比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也正如马克思所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之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②。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原始人的世界是宗教的世界，原始人的思想是宗教的思想。“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③，它不仅赋予原始民族以思想，也赋予原始文学以思想，它把原始文学变作自己的附庸，又把自己变做附庸的灵魂。要把他们强行拆开十分困难，因为原始文学几乎就是原始神学。实在要找出他们的区别，那末，这应是时间的区别：宗教思想发生在先，文学活动发生稍后。这还是虚实的区别：宗教思想虚幻，文学活动有形，如此而已。

所以，没有一部原始文学作品没有神鬼的活动，没有一个原始的神鬼不反映在原始文学作品之中。创世神话既是最优美的原始文学作品，也是最系统的原始宗教圣经。它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解释既充满五彩斑斓的奇思妙想，又充满实实在在

的拜神主义。“洪水滔天”可以把世界淹没，然而它不能战胜小小的葫芦，人类凭借它不仅躲避了灾难，还保留和繁衍了人种；“大火烧天”可以把地球毁灭，然而它不能战胜小小的弓箭，人类凭借它不仅把炙人的太阳一一射落，还让它们分出性别互相婚配。从拉祜族的厄莎到纳西族的从忍利恩，从傣族的因叭到基诺族的阿么尧白，从独龙族的戛姆戛莎到布朗族的顾米亚，从白族的盘古到彝族的格兹，从景颇族的汪拉和班木占到阿昌族的遮帕麻和遮米麻，这一切原始文学中的主人公百分之百全部是神。这是历史的偶合吗？不，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原始文学渊源原始宗教的明证。正是人们创造了神，同时也就创造了神话。以神话为核心的原始文学，代表着原始文学的智慧结晶，其他文学形式不仅从这里吸收思想养料，也从这里借鉴表现手法。

诗歌的起源也不例外。

不错，“杭唷，杭唷”可能是最初的诗歌，但是，这仅仅是在形式上接近了诗歌，我们无从知道这声声的“杭唷”究竟表现着何种内容。这实际上涉及原始诗歌这一文学形式产生和完善的两个途径，即它的形式遵循着节奏的规律，它的内容依存于宗教的思想。普列汉诺夫说：“在原始部落那里，每种劳动有自己的歌，歌的拍子总是十分精确地适应于劳动所特有的生产动作的节奏”；又说：“诗歌的产生是由精神充沛的具有节奏的身体动作，特别是我们称之为劳动的身体动作所引起”。这些当然都是正确的。但仅仅是在诗歌的形式上是正确的。节奏虽然哺育了诗歌这一文学形式，但是，节奏感并没有给予诗歌以何种思想。真正给予原始诗歌以思想的仍然是原始宗教。从这个意义上说，离开节奏感的诗歌，可以安然地变成为故事或散文，但是，离开了思想（即特定内容）的诗歌，从任何意义上也不能成其为文学。事实上，尽管诗歌的形式即它的节奏来源于劳

动中的身体动作或呼喊，但不应无限夸大这种动作或呼喊，因为“杭唷，杭唷”毕竟只是一种音节的简单重复，至多是一种有节奏的语言词汇，如果我们因为要强调诗歌源于劳动而抬高这些词汇，那末，我们必定会因此而贬低诗歌。是的，仅仅有“杭唷，杭唷”还谈不上诗歌，真正的诗歌必定要表达思想和感情，这样的诗歌不论多么原始，总不能和简单的音节相等同。我们当然已经极难见到这样的诗歌，但云南许多少数民族毕竟还保留着它们的某种原生形态。只要稍加浏览和检阅，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们无不充满着神的礼赞。当然，原始的神脱胎于原始的人，对神的礼赞也是对人的礼赞，然而毕竟是对神的礼赞。既然原始宗教把居民当做自己的精神俘虏，原始居民也就把宗教当做自己物质上帝。纯抽象的理念对于原始人是不存在的，他们和现代拜神者的区别也许就在于，后者心目中的神是纯粹的精神，而他们心目中的神则是物质的精神。所以，那充斥在原始诗歌中的吞吐天地，幻化日月的伟大精神，既是神的精神，又是人的精神。我们如果一定要在原始文学中找到纯粹的无神作品，那将是何等困难。

不过，原始的神并不是阶级的神。原始文学中人神之间或神神之间的斗争也不是阶级斗争。既然现代宗教起源于对资本的恐惧，原始宗教起源于对自然的恐惧，因而，原始文学和原始宗教反映的一切斗争基本上都是人和自然的斗争。这种斗争依照原始人的道德观念可以区别为善与恶的对立，美与丑的比较，光明与黑暗的更迭，勇敢与怯懦的褒贬，勤劳与懒惰的选择，等等。这一切既是原始宗教的永恒主题，也是原始文学的永恒主题，由此构成原始文学的鲜明个性。这一特点当然应由时代来说明，而时代的特点也可以由它得到反映。马克思曾经指出：“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④，是

的，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学都是在“说明历史”，而且都是在用迷信说明历史。在那太古的年代，既然文学和历史合二而一，文学和宗教又从何分工？因而文学就是历史，宗教也是历史。正因为文学和宗教都反映着历史，因而恩格斯赞扬巴霍芬是第一个“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痕迹”的人。

所以，我们应当这样概括：宗教思想是人类最早的思想，原始文学是人类最早的文学。原始文学既然是原始宗教的记录和表达，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始文学就是原始的宗教文学。

原始宗教活动即原始文学活动

不仅如此，云南民族民间文学的实例证明，已知的原始宗教活动，几乎就是原始的文学活动，换言之，主要的原始文学活动，差不多全部展开于宗教活动之中。

祭坛就是文坛。这除了两者之间思想的共同之外，还由于种种的功利原因。

首先，原始文学是一种口头文学，亦即原始的朗诵文学。正因为如此，原始劳动不是它施展的适当场合。这当然不是说人们不可以在劳动中发出粗犷的呼唤或疲惫的呻吟，但人们毕竟不能在这样的场合进行诗歌的朗诵。因为，把原始人的劳动田园化实在是近人的误解。恰恰相反，原始人的劳动是追逐，是负重，是力量和速度的竞赛，是人类和动物的厮杀。这样的劳动毕竟不能迈着整齐的步骤，发出“杭唷”的声音，唱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的歌。后者实际上是定居的农耕民族的生活图画，而农耕正如人们所知不是劳动的最早形态。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承认原始人的文学活动是一

种脑力劳动，那么，上述的追逐劳动同样不是脑力劳动的理想场合。因为，就如以表现具体物象为特点的原始艺术不适合在追逐中表现一样，以表现无限空间和时间的原始文学也不适合在追逐中表现。事实正是这样，具有极端浪漫主义的原始先民，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哲学家。他们探索宇宙的诞生，人类的起源，物质的构成，精神的幻变，举凡现代哲学的一切命题，都在他们脑海中萦回和思考，都曾给予极富幻想的大胆解释，而这些答案的绝大部分都曾保留在原始文学之中。这样的精神和文化创作，不仅不能直接产生于剧烈的追逐和拼杀之中，也不能产生于偶然的文化活动之中。它只能产生于这样的场合，在那里，时间相对从容，空间相对稳定，劳动不甚繁忙，思维容易展开。——在荒远的古代，唯有宗教活动具备了这样一些条件，也只有宗教活动称得上原始民族最高的文化活动，由此也才能产生反映这最高文化和思想的原始文学。除此之外，也只有宗教即文化活动能够使原始居民得到短暂的休息，缓解终日的劳累。因此，它既是体力劳动的停顿，又是文化活动的开始，这正是原始文学得以开展的大好时机，也是原始宗教得以开展的大好时机。也只有在这样的场合，人们才可能集中地和大量地向神倾诉自己的感情，也才需要集中地和大量地进行记忆、追述、祈求和赞颂。于是，这种宗教的朗诵，同时就成为文学的朗诵，这种对神的创造，同时就成为对文学的创造。

不过我们还可以让问题进一步深入。既然原始宗教活动与原始文学活动合二而一，那么，原始宗教活动的多样性，能否导致原始文学的多样性呢？回答是肯定的。

其实，所有的原始宗教活动按其内容均可区别为祈求与庆祝两类。祈求施之于既始，庆祝用之于既成。前者充满对神的